



记忆

—

隆冬时节，我们走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，风沙的气息穿透岁月扑面而来。

展板上，一张张泛黄斑驳的照片，凝固了70多年前那段风雷激荡的往事。照片中，西北野战军第1兵团2军5师15团的1800多名官兵，身背钢枪行囊，目光如炬，正毅然向“死亡之海”塔克拉玛干沙漠挺进。

1949年9月，新疆和平解放。然而南疆重镇和田上空寒霜骤凝，溃逃至此的国民党军残部勾结境外势力，密谋发动武装叛乱。11月28日，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飞抵阿克苏。刚刚完成千里跋涉、征尘未洗的15团官兵，未得喘息，便接到“横渡瀚海、进军和田”的军令。

从阿克苏到和田有3条路可选，其中两条大路相对安全，但行程数千里，按当时速度，至少需要1个月。另一条，则是直穿塔克拉玛干沙漠，虽能节省10余天时间，可这片“生命禁区”气候恶劣、地形莫测，让人望而却步。

为抢在叛乱发生前扼住敌人咽喉，15团毅然选择了穿越沙漠。请战书、决心书如雪片般贴满营地，有的战士甚至将决心书贴在枪炮与背包上。当地乡亲倾力相送：白面饅饼、百顶帐篷、300多峰骆驼、200多匹驮马，更有老猎人主动为部队引路。1949年12月5日，官兵背负着枪械、弹药、铁锹、炒面与行囊，一头扎进这片亘古无路的流沙瀚海。

二

沙海一望无际，只有些耐旱的胡杨零星生长。沙尘暴一起，天昏地暗，官兵就互相搀扶着，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。时任15团1营2连排长的李明，是位抗战时期入伍的老革命。出发前，团领导担心患有严重胃病的李明难以承受沙漠行军的严峻考验，决定让他跟着先遣部队坐卡车前往和田，但是他怎么也不愿意：“战士们都不怕，我怕啥？”行军前几天，他强忍着胃痛，整天有

挺进沙海

宋 鹏

说有笑，帮助战士们背枪，给大家讲长征故事、讲南泥湾大生产。随着行军深入，胃痛常如潮水般向李明袭来，使他晚上无法入睡。他便轻轻爬起来，给火堆加柴，为战士们的水壶添水，帮助大家把穿破的鞋子补好。

就在部队遭遇大风暴的那天清晨，李明仍忍着胃痛随队前行。后来风沙越来越大，他强忍着胃部剧痛，坚定地站在队伍前，指挥战士们一个拉着一个前进。腰渐渐直不起来，他就拄着一根红柳棍，与风沙搏斗。战友劝他上担架，他坚决摇头，不愿再给疲惫的战友增添负担。没走多远，虚弱的他晕倒在沙丘上，再未醒来……

历经18个日夜，追星赶月750多公里，1949年12月22日，队伍终于穿越沙海，如神兵天降般出现在和田城下。40名战士组成的马队率先入城，以雷霆之势震慑叛匪。

12月25日，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与政治委员习仲勋通令嘉奖15团，字字如铁：“冒天寒地冻，漠原荒野，风餐露宿，创造了史无前例之进军纪录，特向你们艰苦奋斗胜利进军的光荣战士致敬！”

三

“不能让和田人民多受一天苦，我们要抢时间，早日进军和田，把红旗插上昆仑山，我争取再立一次功，回家去见老母亲……”这是战士梁道清进军和田前写下的决心书。然而，他没能与老母亲团聚。等待他的，是另外一纸命令。因为这道命令，他和战友们在荒漠深处坚守了一辈子。

硝烟散尽，新的使命已然降临。1950年1月，新疆军区发布了大生产命令。对战士们而言，新疆和平解放的胜利，只是一场新战役的开始。

纪念馆里保存着一份已解密的电报：“十五团驻和田万不能调。”王震将军的这道命令，意在让这些历经“死亡之海”考验的战士留在最需要他们的地方，铸剑为犁，屯垦戍边。从此，这支英雄部队的官兵就地转业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亘古荒原上，建立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4师47团，沙海老兵成为屯垦戍边的第一代“兵团人”。

这群曾经征服沙漠的战士，俯身成为大漠的第一代拓荒者。他们挖渠引水，灌溉干涸的土地；植树造林，抵御风沙的侵袭。沙漠边缘渐渐泛起绿意，曾经的荒芜沙地，逐步变为丰收的田园。1950年，15团共开垦荒地2.3万亩，播种2.2万亩。

四

真正的英雄，既能在关键的历史节点迸发惊人勇气，舍生忘死创造奇迹；也能用一生去执行一道命令，以默默无闻的奉献，在漫长岁月中铸就另一种辉煌。这些在沙海中创造奇迹的人，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沙海老兵。

如今的47团驻地，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昔日的荒芜被生机取代，处处绿树成荫、楼房林立，一派繁荣气象，无声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。47团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：“老兵镇。”镇内，“老兵路”“老兵纪念馆”“老兵纪念馆”随处可见，灯箱上老兵们的肖像与“老兵精神永垂不朽”的大字交相辉映。

当一个曾经意气风发的战士，最终化作大漠中的历史记忆，“扎根新疆、热爱新疆、屯垦戍边”的老兵精神，依然在滋养着他们为之奋斗终生的这片土地。

考军校做些准备。这天吃过午饭，我拿着数学题集前往离连队几公里外的一所高中找人请教。回来的路上，我边走边想着题目，全然没有觉察到后面有车子驶来。

一辆吉普车突然停在身边，司机喊道：“杨副团长让你上车。”我在拉车门的同时，就把思绪拉回到图纸和坑道上，生怕再被杨副团长记住。但这一次，杨副团长却和我拉起了家常。他先问我匆匆忙忙干什么去了，我做了回答。他说，好，年轻人就得有点理想。接着，他问起我的家庭情况以及是怎么进入测绘班的，还关心我在连队的生活是否适应，竟然没有问一句与坑道、图纸有关的话。不经意间，我看到了车门内侧储物槽里的红皮笔记本，想必他刚才一直在看。

到了11月，老兵退伍的消息传来。一天上午，我到山的那一面进行测量作业，临近中午时翻山往回走。远远地，我看见一辆吉普车停下来，杨副团长从车上下来并向我招手。我也用力挥手回应，短暂地挥手过后，车便开走了。

待我回到帐篷时，老兵并没有学着杨副团长的口音说：“那个小测绘员呢？”而是对我说：“杨副团长以后再也不会训你了。”后来我才得知，杨副团长准备转业了。他这次上山来，是为了最后一次检查施工情况，并向大家道别。

这时，排长递给我一个牛皮纸袋：“这是杨副团长给你的。”我打开一看，里面是县城那所高中的高考模拟试卷。我的眼眶顿时有些发热，忍不住朝着刚才杨副团长停车挥手的方向望了望。

这么多年来，杨副团长挥手的形象和那个红皮笔记本一直定格在我脑海中。后来我当了排长、连长，也经常把口袋里装个本子，记下应知应会的内容，还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，这令我在工作中受益匪浅。

那年我考学离开时，坑道还未竣工。临行前，我特意去坑道走了一趟，断断续续用一周时间整理了一本施工笔记。这本笔记陪伴了我多年，即便经历多次调动和搬家，我也始终将它带在身边。每当看见它，我就想起山沟里的施工岁月，想起杨副团长，想起他那个红皮笔记本。



精短小说

苍茫的大海像一幅未干的巨幅水彩，湿润的蓝与灰在视线尽头交融，将海天融为一体难以分辨的迷蒙。我海军一艘驱逐舰圆满完成出访任务，正穿越印度洋回国。

晌午时分，天忽然暗了下来，铅灰色的云层渐渐低垂，诡异地翻涌着。空气凝重，闷热难耐，骤雨忽落忽停，这是台风逼近的征兆。舰长胡海虎看见电子海图台上，一条等压线扭曲成狂乱的旋涡。热带风暴刚刚形成，就以雷霆之势向军舰扑来。

胡海虎深吸了一口气，沉着地拿起话筒，发出坚定而有力的动员令：“全舰注意：我舰将面临强台风正面袭击，立即进入一级防台部署。关闭所有水密门窗，固定活动物品。我们要安全穿越台风圈，祖国等着我们凯旋！”胡海虎双眸扫过各战位监控画面，坚定的声音在舱室间回响。俄顷，水密门闭合声此起彼伏。

军舰渐入台风外围圈。驱逐舰排水量才数千吨，能不能扛得住这超强台风，胡海虎心里还是打了个问号。指令下达不久，风挟着雨，雨挟着风，密集的雨点狠狠地砸在甲板上。那声音，像是千百名鼓手在慌乱中击出的鼓点，急促、嘈杂，也一声声重重地敲打在海虎的心头。

天渐渐暗了下来，海上黑黢黢一片，翻涌的泡沫中不时闪过幽蓝磷光。舰舷劈开黑浪时，仿佛听见金属撕裂的“嘶嘶”之声，像有无数把钢锯在切割舰体。一本搁在驾驶台上的航海日志，从固定架上飞落到地板，忽儿被推向右边，忽儿又溜到左边。在滔天巨浪面前，军舰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巧避浪涌锋芒，与风浪角力，舰上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。

胡海虎决定向舰队指挥部请示。“报告，我舰正遭遇强风袭击，请示改变航线，避开台风危险半圆的锋芒！”不多时，指挥部传来消息：“同意申请，注意安全。”

军舰在艰难中转向。胡海虎站在驾驶台上，发出一个个指令。多年的航海经历，使他在遇到突发事件时，变得更加沉着冷静。

突然，瞭望哨传来了报告：“300米外有艘渔船倾覆，海面上有人落水。”“准备救人！”胡海虎的指令几乎未经思考，从胸中迸出。

舰上的探照灯扫过海面，光柱里

穿越台风圈

徐荣木

地敲打在海虎的心头。

军舰被台风咬住了。狂风裹挟着一排排巨浪，呼啸着，怒涛轰鸣着，相互撞击，不断隆起更大的浪涛，簇拥着碾压过来，又推搡过去。舰体被不同方向的浪涌撕扯着，忽儿抬离海面，被浪涌高高托举起来，忽儿又重重地跌入浪谷深壑。

天渐渐暗了下来，海上黑黢黢一片，翻涌的泡沫中不时闪过幽蓝磷光。舰舷劈开黑浪时，仿佛听见金属撕裂的“嘶嘶”之声，像有无数把钢锯在切割舰体。一本搁在驾驶台上的航海日志，从固定架上飞落到地板，忽儿被推向右边，忽儿又溜到左边。在滔天巨浪面前，军舰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巧避浪涌锋芒，与风浪角力，舰上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。

胡海虎决定向舰队指挥部请示。“报告，我舰正遭遇强风袭击，请示改变航线，避开台风危险半圆的锋芒！”不多时，指挥部传来消息：“同意申请，注意安全。”

军舰在艰难中转向。胡海虎站在驾驶台上，发出一个个指令。多年的航海经历，使他在遇到突发事件时，变得更加沉着冷静。

突然，瞭望哨传来了报告：“300米外有艘渔船倾覆，海面上有人落水。”

“准备救人！”胡海虎的指令几乎未经思考，从胸中迸出。

舰上的探照灯扫过海面，光柱里

翻腾的不仅是浪涛，还有3个橙色身影——他们在渔船残骸间沉浮，像被巨手揉皱的锡纸，命悬一线。这束光刺破雨幕，瞬间点燃了渔民眼中求生的渴望。然而，面对这种恶劣天气，舰上的救生艇、救生筏等设备没法使用。

于是，军舰小心翼翼地 toward 渔船靠拢、喊话。尔后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舰上撒下一条缆绳，旋即被狂风吹得斜飞出去，落入海中。这对军舰来说极其危险，缆绳有可能被浪涛卷进高速旋转的螺旋桨，导致军舰失去动力。

“快收缆绳！”胡海虎大吼一声，声音穿透茫茫夜色。舱面上的水兵腰系保险绳，立刻跌跌撞撞地冲上甲板，在巨浪咆哮中拼命收缆。随着“啪嗒”一声闷响，缆绳那头被拉上了甲板。

“再撤一次！”胡海虎下令。第二次、第三次尝试接连失败。直到第四次抛出时，缆绳终于被一名渔民接住。渔民们依次顺着缆绳和登梯上了舰，舰上军医立刻对他们采取救护措施。

当黑夜渐渐隐退时，四周的风声、雨声、涛声仍声声入耳，但脾气似乎已收敛了许多，不再那么咄咄逼人。卫星导航屏上显示，巨大的旋涡正从军舰右侧腾空而去。胡海虎摘下作训帽，肩头微微一沉，似卸去千斤重担。

胡海虎取来航海日志，挥笔写下：“军舰成功穿越台风圈，祖国就在前方。”墨迹未干处，一滴咸湿的水珠悄然晕开……



刘延德画

杨副团长的笔记本

张长春



感念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所在的工程兵某团担负国防施工任务。我作为营部的测绘员，被派到连队负责坑道施工测量。

第一次见到杨副团长，是在我负责施工测量的那条坑道口。他个子不高，大大的眼睛，操着南方口音。杨副团长每次来工地都会佩戴安全帽，随身带着手电筒。他的上衣口袋里总是装着一本笔记本，红色封皮还稍微露出来一点。

由于是第一次来这条坑道，杨副团长看得非常仔细。他一边走一边详细询问工程进度和施工保障情况。突然，手电筒的光线照在一处裸露的电线接头上，杨副团长立即转头用严肃的口吻对连长说：“不能这样麻痹大意！”深入坑道主体后，他将手电筒对准拱顶，仔细检查是否存在松动的险石，还不时地让人用排除杆捅一捅。

到了施工作业面，他突然问，现在作业的这段平行房间还剩多少米？连长扭头把目光朝向我，我立刻明白连长的意思，随口作了回答。杨副团长又问，垂直房间在什么位置？听他这么一问，我立刻从作业包拿出图纸。因为一条坑道有多个垂直房间，我知道个大概，但准确的位置没有记住。我打开图纸，把所有垂直房间的位置向杨副团长做了描述。

走出坑道，杨副团长找了一块石头坐下，掏出红皮笔记本，在上面记录着什么。突然，他站起身问，那个小测绘员呢？我慌忙跑上前去。杨副团长把图纸递过去看了一会儿，然后问，干测绘员多长时间了？我说，不到两年。他说，就这一张图上的东西还记不住？显然，他对我刚才未能及时回答问题感到不满。杨副团长走后，一名老兵冲我做个鬼脸说：挨训了吧！

第二次见到杨副团长的时候，我有了足够的自信，因为我对那张施工图纸已经烂熟于心。没想到的是，我又被杨副团长训了几句。

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。当时，上级要求在坑道施工中推广光面爆破技术，

我们称为“打光爆”。光面爆破就是根据坑道石质的情况科学布孔、密集钻孔，通过控制爆破，让形成的坑道幅员平整一些，不像传统爆破中那样“放大炮”，使打出的坑道“呲牙咧嘴”。那天上午，我完成测量作业后在帐篷躺着，听到吉普车开来的声音就赶快背着作业包向坑口跑。我赶到的时候，杨副团长已经进了坑道。

走近作业面，我就看到杨副团长用手电筒对着坑道的墙壁、拱顶晃来晃去，还不时地跟连长和施工人员交谈着。风钻作业已经停了，坑道里很安静，我听见杨副团长说，就凭这稀稀拉拉的几个孔是打不出光爆的，你们看看邮票，因为周边都是孔，所以就能撕扯整齐。杨副团长把灯光照在一处裸露的电线接头上，大家都站在那一动不动地听。杨副团长接着说，现在多打眼，用的时间肯定长一点，但出碴量小了，将来混凝土作业省劲了，前慢后快，整个算下来还会加快进度。

杨副团长突然朝我问我，你这个测绘员是怎么布孔的？这一问，我真不知如何回答，因为每次测量后，我只在作业面上标出控制方向的中心点，在墙壁上画出控制坡度的“T”型线，至于在什么地方开钻打眼，都是风钻班视情而定，怎么顺手怎么来。杨副团长又接着说，你这当测绘员的，要和风钻班一起研究布孔，不能用红漆描几个点就完事了。

走出坑道，杨副团长照例找地方坐下，开始记笔记。不一会儿，他招呼我和连长过去，指着本子上的一张草图说，某连的石质情况和跨度跟你们这条坑道差不多，他们的光面爆破基本成型，这是他们的方案，你们参考一下。我忙拿出本子和笔，比照杨副团长的笔记快速地画着草图。

在杨副团长的指导下，那条坑道的光面爆破质量提升很快。其实，杨副团长来检查，我也不是每次都能碰到，但他每次来我都知道。因为老兵们一见了我就学着杨副团长的口音说：“那个小测绘员呢？”然后说，杨副团长一上山就找你。时间长了，我不仅不再怕杨副团长，反而盼着能够再见到他。

光面爆破的质量稳定了，我也想为

雪山心跳

张 斌 郑茂琦

肌缺血”的可能，刘健直接拨通了第960医院内科主任晋群的电话，请求远程会诊。会诊确定了治疗方案——首要处置是持续吸氧。

医疗队立即安排小张入住军人诊区。经过治疗，小张的憋喘症状逐渐好转。天亮时分，看着小张终于安然入睡，刘健脸上凝重的神情才渐渐舒展。不久，医疗队接到了下高原的命令，新队员即将上来接替他们。刘健跟大家商量，在下山前完成最后一次巡诊，为守护边防官兵健康站好最后一班岗。

他们先来到武警普兰中队。在操场上，刘健又见到了中士小张。他脸上的“高原红”淡了些，嘴唇也恢复了血色，正带着战友们进行适应性训练。

“刘队长！”小张快步过来，敬了一个军礼，“我已康复归队，感谢你们！”看着他眼里恢复了往日的那股神气，刘健感到心口一热。

随后，医疗队驱车前往普兰边防连。巡诊中，军医崔浩诚发现一名年轻战士走路姿态别扭。再三询问下，战士才卷起裤腿，露出了足部迟迟未愈的伤口。

“是在齐膝深的雪里作业太久，冻伤感染了。”战士小声说，“我觉得不是大事，就没在意。”

崔浩诚蹲下身仔细检查，神色凝重：“必须下山进一步治疗，不能再拖了。”在他的坚持下，这名战士被安排随医疗队一同下山。

离开前，指导员带队员们参观了营区。夕阳为错落排列的五代营房镀上



长征

第6645期

